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蒋文光编

人父也
於此言也
人生
如夢
一
人
付
之
事
也
多
見
於
世
也

王献之草书习字帖

王献之草书习字帖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蒋文光 编

摄影 邵玉兰

封面题字 曹肇基

王献之草书习字帖

(京)新登字 145 号

王献之草书习字帖

蒋文光 选编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制版印刷：冶金印刷总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5.75

版 次：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7-5008-1274-4/G·233

定 价：3.20 元

前言

王献之(公元三四四—三八六)字子敬,小字官奴。琅玕(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第七子。尚新安公主。历官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世称大令(别于王羲之的小令),又称小王。献之在仕途方面,谢安起着关键的作用。谢安是左右朝廷的重臣,与王羲之可说是莫逆之交。谢安虽比羲之年幼十八岁,但论辈份,当是献之的父执辈,对献之十分青睞爱重,故一直提携之。献之官至中书令,掌中枢机要,但在仕途方面,无政可言,而且谋略胆识亦远逊于羲之。

王献之为王羲之最小的儿子,但书名最大,在中国书法史上可与其父齐名,并称「二王」,又同东汉的草圣张芝、魏钟繇与王羲之合称书中「四贤」。王献之的书法造诣很高,这与他的师承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令的师承脉络较为明晰。他自幼得到其父王羲之的亲授,约在七岁左右开始学书。据说八岁时,羲之密从后掣其笔而不得,便赞道:「此儿后当复有大名」。王羲之有七儿一女,善书者有疑之、徽之、涣之、操之,献之其书艺超胜于诸兄。献之除得其父的亲授外,又兼学草圣张芝的草书,这不但对献之其后的书艺长进至关重要,更对他劝其父羲之改体起了很大的作用,即「变右军为今体」。据唐张怀瓘《书断》载,献之十五六岁时,曾告诉父亲说草草未能宏逸,假如写得放纵一些,就得改变旧体,即所谓「改变制度,别创其法」。在这一点上,王献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故在师从其父时,献之亦十分重视学习草圣张芝的草书。可见,他的艺术思想,极其开朗,绝不拘泥于古法的。由于他能变古趋今,奇宕潇洒,时出新政,能合乎时代学习心理。陶宏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说:「比世皆崇高子敬……海内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不难想见宋齐之际,献之的书名甚高。正如《晋书》说他少有令名,高迈不羁,风流为一时之冠。献之具有高超的书艺和享有盛名,这完全与他的师承和勤学苦练分不开。献之由于他幼学父书,上溯张芝,故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技法训练,转益多师,兼学诸体之长,集众体之美,从而创造了独特的书法风格。评心而论,献之资质虽高,昔死得太早,故在楷行两体方面,骨力形势,要逊其父。但献之由于为人高迈不羁,在纵横使转的草书一体中,容易发挥奔放感情,用笔外拓,体势翻新,散朗多姿,在这一点上可说要胜过其父。历来对王献之草书给予很高的评价。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论》:「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

河朔少年皆悉充悅，举体沓拖而不可耐。」米元章云：「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余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米氏的这一评述十分确切。这里选的是王献之草书帖，选自明拓精本《淳化阁帖》顾氏本。俗称宋刻《淳化阁帖》祖本为大银锭本，顾刻为小银锭本。上海顾氏本，明汪珂玉《珊瑚网》曰：「顾从义借潘氏所藏宋本，模勒上石，复刻淳化法帖释文为考异，最为详确。潘、顾两本，皆从贾似道家所藏重模，而潘本瘦，顾本肥。」帖内刻有不少小银锭模样。正如《集古求真卷十二》所说：「以为可睹银锭未门以前面目。」这里选择的皆为王献之草书精品，仅举出比较有代表性的书作，可窥见王献之草书帖的一斑。如著名的草书《鸭头丸帖》，凡二行，共十五字。墨迹绢本，现藏上海博物馆。刻入《淳化阁帖》《大观帖》《三希堂法帖》等。此帖虽只寥寥十五字，却意味深幽。此帖不像《鹅群帖》《中秋帖》，字与字之间多有连笔，只是「不」与「佳」字，「当」与「必」字笔画连绵，其余字均为个个独立，而笔意却贯通。此帖的点画起转妙合，承续默契，尽管起收分明，完全没有造作的痕迹。论其布白、书势，其字大小不一，或宽或窄，时松时劲。字的造型或斜或正，或长或方，险绝中见平平，平平中有险绝，二者交融，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此帖字里行间，透射出凝重飘逸，跌宕美丽的风姿。同时，此帖与中秋帖一样，由倾泻式的章法进入直幅悬挂的时代，对后世的书法的格调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可知，此帖虽寥寥两行，却强烈地显示了王献之书法的个性。明王肯堂跋：「……此卷笔法之妙，不待知书者而后赏。」董其昌跋：「右军父子赫赫有名之迹也。」又如草书《玄度帖》，共八行，历来有关记载王献之善行草，并创一笔法。献之此帖的草书特点与历来记载相吻合。唐张怀瓘在《书断》说，其「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张怀瓘的这一评述对王献之此草书帖来说是最确切不过的了。纵观此帖，通篇书写流通牵连，气势恢宏而骏逸，一改沉稳内敛的古质之气。此帖书写时与往常不同，首行开笔就为行草，笔势连属，越到后来，书写越快，逸气纵横，形成优游神骏的草书新体，这充分地体现了王献之汲取张芝一笔书的草纵样式，以别于王羲之字字独立的行草书。可见，王献之驰骋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这不能不说是王献之胆识过人之处。他在中国书法史上不愧是一位具有创造性的开拓者，从而取得与其父并称的声誉，世称「亚圣」。

相逆終無後日悽切在心
未嘗輕撥一日吟坐目想
東風但有感慟當及為
常謂人之相得古今惘
盡此愛殆無恨于懷但

痛神理照此而彰
盡此感凍弦在冥處
常恨次相遇之難而
每其所同少者不覺
渙流既已清矣不復
分其毫

以金爲何如金家勿正
望面爲金懷不金の
承永嘉比復惠久ト云
法疾者乃尔燠馳少云
懷尔審今收何如婢即
平和了貞壽不成病云

戴還慰婢意今當
向發分張法懷之
少後夏又愁婢腹
痛入夏不別家所
去乃還也
汝女年事既新

婦兮至至姊目久
以系罪授衣以感忠情
伏惟衣業至慟痛毒
雖居見餘傷年使君
書承此極勝但承茂
而門堂後大哲子比

日淳馳無後意不
審尊體之可脚及可
病氣以此名佈何如
先大至時多創特不堪
此乃乃為患眠食幾許使
君今地實難為識然所

少為識以在此所

此旨奉別告承安

度慰極冷不審尊

體及何為以此自為

勝因雅以忽及不為

之似帶今明染束
溫煥理等當有之
至極者少以收小
和之急之少收之
近生冷結之少收

此今人既欲以有法
以便服

想彼連佳汝乃久矣

不此上下切乎

秋之承姑比日收小

進之其尔不回一極和

夏殊猶深不寒
服散未必得力耳
此驛相聞故云吳縣
亦使君數日書也
世有思忘觸事殊至以
之既欲過餘杭州將為

比還京必視之來月十左
右便當發奉又無復有
比告以喻願沒盡珍重
理

書之白節過歲終
感經心
伏惟周之奉月初告承極

不平復頭眼半體疾恒三
兄告說姊故殊黃瘦憂
馳可三寒切不審尊體以
月如眠食轉進不氣力漸
後方了延後有否也
故示也